

父亲没有散文诗

□湖北黄冈 沈燕

我的父亲是个农民，木讷寡言，他没有散文诗，不会写诗作画，不懂闻风赏花，他只有满手的老茧、刀刻的面容和深沉的脸。

自我记事起，父亲就老了。古铜色的皮肤，黑色的发丝凌乱，夹杂着些许白发。眼睛是浑浊的，带有血丝。常穿着灰黑色的衣服，旧的黑色裤子，有时候裤脚边都破了，鞋子总是脏的，沾满了泥土和灰尘。父亲不爱说话，沉默得如同黑色的大地。

幼小时候的我，看见父亲觉得害怕。从不敢和他说话，一是他常年在外地打工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。二是他不像别的父亲那样让人容易亲近，脸上总是严肃的表情，不苟言笑。

父亲虽然与我交集甚少，但记忆中他的每次出场总是让我感动。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，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逢到不能回家的那个周末，父亲总会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家里赶到学校，车把上环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，

里面装了满满一大碗热乎乎的鸡汤或者排骨汤。我已经不记得父亲是怎样联系到我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。父亲找到我后，我们坐在学校外面一个小餐馆里，我喝着父亲送来的汤。我默不作声地喝着，父亲也没说话，静静地看着我吃完。他偶尔会点一支香烟，烟雾缭绕中我看父亲日渐苍老的脸，心中生疼。

后来我毕业、工作、结婚，父亲依然是那个话不多的人。结婚的那天早上，父亲把我送到村口，我上了迎亲的小轿车。农村落后的习俗将父亲冷漠地隔在我的车外。我远远地看见父亲蹲在村口的一棵柳树下，他的身子变得更加瘦弱了，弯得更加厉害了。我不忍回头看父亲，害怕自己会哭花刚化好的妆。

如今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父亲变得温和了很多。褪去了年轻时的沉默和隐忍，变得爱说爱笑了。也许，是生活的担子没有以前那么重了。每次回到娘家，我和父亲都会坐在沙发上聊工作、聊生活，少了往日的那份疏离，我心里很是欣慰。只是，他脸上的皱纹更多了、头发更白了，他还在生活的道路上颠簸，奉献着属于他的爱和光。

县城蹬三轮车挣一家人的生活费和我的学费。我无法想象父亲蹬车载人的场景，在某个瞬间，我想到了骆驼祥子。

后来我毕业、工作、结婚，父亲依然是那个话不多的人。结婚的那天早上，父亲把我送到村口，我上了迎亲的小轿车。农村落后的习俗将父亲冷漠地隔在我的车外。我远远地看见父亲蹲在村口的一棵柳树下，他的身子变得更加瘦弱了，弯得更加厉害了。我不忍回头看父亲，害怕自己会哭花刚化好的妆。

如今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父亲变得温和了很多。褪去了年轻时的沉默和隐忍，变得爱说爱笑了。也许，是生活的担子没有以前那么重了。每次回到娘家，我和父亲都会坐在沙发上聊工作、聊生活，少了往日的那份疏离，我心里很是欣慰。只是，他脸上的皱纹更多了、头发更白了，他还在生活的道路上颠簸，奉献着属于他的爱和光。

雨中思故友

□南京 周世青

清明前两天，我冒雨驱车前往第二故乡——泗阳。潇潇春雨中，随着前挡风玻璃上雨刮器的左右摆动，我的心情也不平静。此行，是去给我40多年的挚友正明兄扫墓。

4月4日上午，雨仍在下着。在正明女婿小张的陪同下，我来到正明的安葬地——桃源人文纪念公园。打着伞伫立在正明的墓前，凝视镌刻在石碑上的正明遗像，往事如烟云般地飘浮到面前。

1970年初，我们兄妹从南京跟着父母下放到泗阳县临河公社。我1972年临河中学高中毕业后，在村小教了两年书，1974年被抽调到公社，从事文字、宣传等具体工作。大约1976年，正明调来公社任团委书记。他比我大六岁，正派、真诚、敞亮、谦逊的性格正应了他的名字。我们认识没几天就无话不谈、形影不离了。起初我叫他谢书记，他叫我小周；后来他喊我世青，我叫他正明。1976年底，遇上知青招工，公社内定有我，结果下面推荐出了父子，我很悲观。

正明劝我想开点、看远点，并用自己从小受穷、当兵提干未果、退伍从合同工干起的坎坷经历开导我。1978年春我在公社工办室担任出纳，本身的活并不多，却经常被大小领导抓差。彼时正值我复习迎接高考，很为难又不敢得罪各路“诸侯”。谢天谢地，到了考前的最后一个月被抓差的事少了，复习的效率也提高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正明暗地里帮我做了工作。

1978年底我到南师读书，毕业后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。1979年初正明调离临河，辗转张家圩、史集、王集、城厢等地，在乡镇领导的岗位上干了近30年。我们分手后疏于联系，但兄弟般的感情却珍藏在各自的心里。

2018年的国庆假期，我和两个弟弟一起重回第二故乡。在泗阳三天，正明全程陪同。10月3日中午正明为我们饯行，地道的泗阳菜——膘鸡、酸菜羊肉、韭菜肚丝汤，个个都是记忆里的味道。临行前，正明把整整一箱饱含乡愁

的洋河酒塞进了我车子的后备厢。

2022年1月15日，我到泗阳参加高中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，正明知道集体活动无法约我吃饭，就在酒店等我吃饭回来。那晚，我们俩在酒店大厅里聊了很久。

去年8月的一天，正明来电话，让我帮忙联系江苏省肿瘤医院，他要来宁做肠癌手术。这吓了我一跳，在我的印象里正明的身体一直很好，怎么看也比他75岁的实际年龄要小个七八岁。可身体内部的事谁知道呢？我赶紧联系省肿瘤医院的有关专家，做好正明来宁手术的各项准备。后来正明改变主张，决定在淮安手术。据说主刀医生是当地的顶级专家，手术是成功的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一个多月后病情急剧恶化，正明的生命之舟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戛然而止。

我环顾四周，雨还在下着。这世上人来人往，有的人相处很久成了朋友，有的人相处不长却成了永久的朋友，我和正明就属于后者。愿如丝如雾的春雨带去我对正明挚友无尽的思念。

假如福贵爱读书

□南京 谢文龙

徐福贵是小说《活着》中的主人公。福贵从小就不爱读书，幼年时期，家里为他请了私塾，可他却做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事。私塾先生让他念书时，他大声说：“好好听着，爹给你念一段。”这是多么有辱斯文且又大逆不道的事啊，所以私塾先生对他的父亲说：“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！”

不读书的后果很严重！

成年后，他无所事事，整天往青楼和赌场里钻，最终输光了家产。更可悲的是，他的丑行还让他的丈人当众受到了羞辱，他不仅不感到羞愧，甚至还有几分得意。

经历过从衣食无忧到一贫如洗，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，福贵也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。有庆到了读书年纪，家里已经十分穷困，

福贵最终决定把女儿凤霞送人，咬牙坚持把有庆送到了学校读书。

有一次他进城卖柴，跑到儿子有庆的学校去看，当他看到有庆把东西往前面一个孩子头上扔的时候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到教室就打了有庆几个巴掌，让孩子不明就里地受到了惊吓。老师责问他时，他还给老师乱扣帽子。

有庆在学校校长跑比赛中获得了冠军，福贵非常高兴，觉得脸上有光。可当体育老师跟他说孩子长大了能当个运动员，可以跟外国人比赛跑步时，福贵不仅没觉得这也是孩子将来的好前程，反而不同意。他说送孩子去学校是好好念书的，不是去学跑步的。还说跑步哪里要学，鸡都会跑！

如果福贵从小爱读书，他的命

运就不可能那么悲惨。如果福贵爱读书，他就会掌握持家的本领。

如果福贵爱读书，他就不会赌得倾家荡产、气死父母亲，更不会当众让自己的丈人难堪。如果福贵爱读书，他甚至会像春生一样，在被解放军俘虏后果断投身革命，走向人生的康庄大道。如果福贵爱读书，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孩子长跑，发挥特长，把孩子培养成一个“世界冠军”。如果福贵爱读书，他就不会在唯一一个亲人——外孙苦根生病时，在他床头放上半锅豆子，让孩子被噎死。

读书能够让人明事理、长智慧、开眼界、懂做人、会处世，就能让人脱离低级趣味、远离是非，就能让人在重大转折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们要爱读书、多读书、读好书，千万不能像福贵那样。

捉黄鳝

□南京 朱兆华

我的家乡是典型的苏北平原，水资源丰沛。农民用凤凰河水灌溉庄稼，处处都可见到连接水田的水沟。有水就可能有黄鳝，水稻生长周期，也是捉黄鳝的最好时机。

黄鳝白天通常在洞里躲着睡觉，晚上8点左右出洞觅食，晚上9点半左右是黄鳝觅食的高峰期。每年4月至端午前后，是鳝鱼最肥美的时候，这个时期的黄鳝刺少肉厚。因为美食的诱惑，我迷上了捉黄鳝。

捉黄鳝有时我会用“钩吊法”。自做竹片，使竹片可以自由弯曲，在一端固定钩针，钩针上穿上蚯蚓，找到黄鳝洞穴后，慢慢将钩针伸到洞口，轻轻抖动钩针，不一会儿黄鳝就会试探性地将头伸到洞口，马上又缩回去。过一会儿，黄鳝会突然张开嘴巴去咬蚯蚓，此时要向上猛提钩针，钩针钩住黄鳝上颚，迅速提起竹片，黄鳝就被钩针从洞中拉了出来，吊挂在钩针上，不能甩动，这条黄鳝就被成功捕捉了。用钩吊法捕捉黄鳝关键要会识别黄鳝洞，我在稻田埂上或沟塘边寻找洞穴，只要发现洞口外水下、泥土上留有黄鳝游动的痕迹，基本就能判断出洞中有无黄鳝。如果洞口完全暴露在空气中，那么这样的洞基本确定不是黄鳝的洞，也不是螃蟹的洞，十有八九是蛇洞。

“张笼法”是我最常用的方法。我的捕鳝利器是“7字笼”，用芦苇或竹篾编成，手腕般粗，呈阿拉伯数字“7”的形状。黄鳝出来后，一般会顺着水边觅食。我放学的时候，就把“7字笼”7字上面的那圆桶形状的一横放在稻田埂旁固定，另一端顺着水边放。在圆桶形的笼

子里面放上蚯蚓作为诱饵，黄鳝会顺着水边觅食，钻进笼子。因进口处有“倒刺”，它进去去却回不来，只能往前钻，钻到“7字笼”拐弯处，就进到圆桶的另一节笼子里了。第二天一早来收笼子，十几个笼子里总能倒出来好几斤黄鳝。有时还能逮到半斤以上的大黄鳝。据村子里有经验的人讲，一般当年5月至6月刚出生的小鳝苗，长到第三年底才有一两重，第四年能长到三两，第五年底能长到半斤至六两重，到第六年底能长到七两重，六年以上的野生黄鳝一般年龄在12岁以上，且极为少见。

“锁颈法”用得不多，但时不时也会用上。当一条水沟或一块田里通上水后，黄鳝就会从洞中钻出来觅食，如果水很清，能看到黄鳝。此时，可慢慢靠近黄鳝，用右手中指紧紧锁住黄鳝颈部，黄鳝就逃脱不了。我有过体会，锁其他部位都捕捉不到它，黄鳝既滑又有劲，很容易挣脱。

通常，一个夏季里，我一个人能捕捉黄鳝50斤左右，在我们一群小伙伴中，可以称得上是捕鳝高手。我将捕捉到的黄鳝养在一个水缸里，黄鳝一多就容易缺氧窒息而死，于是我在水缸里放上几条泥鳅，由于泥鳅活泼好动，钻来钻去，有利于水缸中的氧气流动，可以让黄鳝多活些日子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我家屋外水缸中积攒的黄鳝大约有20斤，准备第二天拿到街上去卖。夜里突然下了一场大雨，水缸中的水满了，黄鳝集体“逃跑”，一条也没剩。让我懊悔了好些日子。

善变的雨

□宿迁 张云婷

雨在大自然中虽然是很平常的自然现象，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春天，雨是大自然的使者，为了唤醒沉睡的万物，它来了，点开了迎春花，点绿了草地，也点蓝了广阔无垠的天空。雨一滴一滴，不急不慢，淅淅沥沥，动人的心弦。婀娜多姿的杨柳张开双臂，忘情地拥抱多情的雨滴。它们融合在一起，谱写一首美妙绝伦、富有生机的春之歌。

“雷声千嶂落，雨色万峰来。”夏天的雨像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，热烈而粗犷，雨点伴着闪电雷鸣倾泻而下，眨眼间，万物都被雨水包围，在风雨中挣扎摆动。豆大的雨滴快速落入池塘，溅起一圈圈大大小小的水泡泡，苏轼的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也许就是这样的吧！大雨来得急走得快，还没来得及思索细看，雨又停了，一道美丽的彩虹挂在天空。

“雨色秋来寒，风严清江爽。”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要穿棉。一场秋雨，可以使温度下降几度，地上的树叶一天比一天厚。秋风落叶，万物萧条。天空也跟着阴郁起来，黯然流泪，连门口的老梧桐树也发出声声叹息。惹得李清照发出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”。

“何事冬来雨打窗，夜声滴滴晓声淙。”冬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，散发出逼人的寒气，阴冷阴冷的，不多时小雨化作漫天大雪。潇潇洒洒，皑皑白雪悄无声息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梅花盛开，雪盖麦田，苍茫的大地藏着希望，美丽的白雪公主带着别样的风景静候春天王子的到来……借用英国诗人雪莱《西风颂》中的诗句就是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雨声，大自然的天籁之声，歌唱春的生机勃勃、夏的热烈奔放、秋的坚强不屈、冬的无限希望。

青石街

991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